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吴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武宗毅皇帝

甲戌九年春正月乾清宫災

勑曰朕恭承

天命嗣守

祖宗成業夙夜孜孜圖勉治理乃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宫災朕心驚惶莫知攸措殆以敬

天事神之禮有未能盡

祖宗列聖之法有未能守用舍或有未當刑賞或有未
公征斂太重有傷民財工役繁興有勞民力讒諛並進
而直言不聞賄賂公行而政體乖謬奸貪弄法而職業
多未能修撫馭失宜而盜賊尚未見息有一於此皆足
以傷和致災靜言思之悔悟方切爾文武群臣受朕委
任義均休戚各洗心改過痛加脩省事關朕躬及時政
闕失軍民利病宜直言無隱庶俾朕有所脩以荅上天
仁愛譴告之意故諭○越日復下寬恤之詔曰朕恭承
天命統治萬民夙夜孜孜恪遵祖訓惟以敬天勤民爲
首務期于民物康阜天休滋至顧以晏安易溺舉措乖
方未合天心致生災變五行衍愆千里蜚蝗隕霜雨雹

之非時地震天鳴之迭見水旱相繼飢饉荐臻人民困窮盜賊充斥兵馬之調發騷動遠近芻粟之轉輸役及婦人疲羸餓莩塡委溝壑戰鬪死亡身膏草野勤勞或未盡甄賞義烈或未盡表揚邑井蕭條室廬焚蕩流者無所寄命歸者無所安居加之姦吏舞文貪官黷貨優恤之旨每下而廢格不行蠲免之令屢頒而催科如故朕處深宮之中念慮有所未周見聞有所不及以致民隱不能上達恩澤不能下流官民乖隔道路怨咨禍變可虞上天示警乃于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復有乾淸宮之災累朝經營一旦煨燼望之感顙言之痛心九廟震驚兩宮憂切凡我臣民罔不疑懼咎徵所自實在朕

躬虔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踊躋敬畏。圖惟自新。復諭令群臣同加脩省。極陳時政。以異消彌禍端。仰荅天譴。尤念天之視聽。皆自我民。民心獲安。天意乃順。特稽舊典。用布新恩。以惠下民。固我邦本。將以延宗社萬年無疆之休。○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時不能行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群盜平之。○二月帝始微行○以典誥勑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月賜進士唐皐黄初蔡昂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復寧府護衛屯田○夏四月内閣費宏致仕

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獨爲寧王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爲公卿完亦以心附寧王南昌護衛屯田天順間以事革罷後賂劉瑾得復瑾誅復革至是完爲兵部尚書王酧酒于地曰全卿爲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完入内與王歲時問遺不絶王閼完欲乞復護衛完荅書須以祖訓爲言伶人臧賢者有寵于上左右近習張鋭張雄錢寧輩及楊廷和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以求固寵臧之婿司鉞犯罪充南昌衛軍寧王令鉞教習江西伶人歌樂因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輙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護衛輦載金

器銀寳藏於臧賢家。分餽諸權要。費宏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宝巨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錢寧楊廷和。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護衛疏。有曰王以典章爲言。事體重大。合會官議。十五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勞動。廷和遂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晉榮費宏不得知。十六日旨出。宏言納賄者何人也。廷和與完懼宏知其奸狀。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遂共謀去宏。譖宏於上曰。宏私鄉里。取貲初及第

且曰乾清宮災。下詔旨宏視草。歸咎朝廷傳旨以宏被
御史余珊劾私其弟費寀選入翰林。久不認罪。着宏致
仕
六月以孫需爲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
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加彭澤爲太子太保左都御
史總督甘肅軍務經畧哈密
哈密速壇拜牙即走入土魯番。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令
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
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
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
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求

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濟時才。而澤尤險恭譎詐。乃共爲黨比。因澤在四川事完。回京無缺。爲澤總督甘肅軍務。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迫番夷。內逐山賊。請勑都督奄克孛刺爲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勑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御史張麒上言。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楊廷和怒擬旨斥責。尋外補麒鳳陽知府。後竟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言。治

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統戎務亦外補鳳翔知府澤自四川來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糧解銀買馬盜取爲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爲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通事火信馬驌齎段幣二千銀酒器一付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彭澤之至甘州也曾無奇謀深策惟思以利啗夷贖取城印。然則一分守官足任之矣安用更差大臣經畧哉

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通謀寧王。誣奏右布政鄭岳除名。

寧王既復護衛益肆驕橫擅殺都指揮戴宣戮李魏二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鄭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素為寧王所恨及陞右布政而李夢陽亦復起為提學副使寧王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懽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遂通謀寧王輙執岳跟隨門子榜掠過誣岳罪除名

冬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時給事中王昻論劾一清選法不公詔下謫昻一清持

之上章自劾乞留王昂朝廷不聽竟謫昂爲休寧縣丞

未任期月尋轉應天推官昂能不避權貴一清受善鄉

諫天下兩賢之僉都御史王雲鳳貽一清書曰留王昂

一疏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

介貶數月即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即不獲遷之責瑣

推薦超陞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忒稱賢相然

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陞布政

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辱可畧而

天下指視之機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畧而史氏紀載之

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

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

趨富貴利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憐希
進之語。未有以直亮之言達于聰聽以古人功業望執
事者。故敢布其愚焉。一清得書。爲之悚然
十二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命副都御史陶琰
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
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葉尚書既變中鹽爲輸銀。馮侍郎又改糧芻爲折色。遂
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輒請發內帑。然米珠草桂。糴費
數倍。饑莩無救而邊坐困矣。大臣誤國之罪。焉乎逭哉
乙亥十年春三月楊廷和憂去○夏閏四月以楊一清兼
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改兵部尚書陸完爲吏部尚

晉戶部尚書王瑺爲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揚一淸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詩美申伯繇漢而降日寖廣博顧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顚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命服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溽爲驕縱門庭閒然若慶陽者不失爲賢矣

戶科給事中黄重請久任天下司府州縣官不報

戶科給事中黄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遷擢其間又因别項事故去任不

常。夫久於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況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姦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於此。不報

以楊廉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右侍郎○以石瑤爲禮部右侍郎。○王鴻儒爲吏部右侍郎。○命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掌院事

時哈密衞都督四人。奄克孛剌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剌阿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驯等納幣

土魯番以寫亦虎仙者馬里本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
同往喻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叚子兒甚麽希
罕我奏朝廷蟒衣膝闌織金叚紗羅寶器珍珠都發與
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
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到澤即奏河西事寧乞
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陜
西監察御史燕澄者眞定人也澤為眞定知府時相善
澤因托澄奏言陜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
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奏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
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决不可得時楊
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靳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

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官掌印薦澤掌之催就道方燕
澄之奏也巡按甘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
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
谿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后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
所能逆覩斬貴令陸完覆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
滿速兒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守
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到土魯番見
速壇滿速兒也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雍奏
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俟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回
京斬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憾瓊始此澤於閏四
月取回京寫亦虎仙等八月內方到土魯番差頭目虎

都六窩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
方入寇峪關
朶顏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六月命
兵部侍郎陳玉提督桂勇為副總兵帥師討朶顏
成化以來兀良哈雖時通北虜犯邊然亦未敢大為寇
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瓚燒荒出塞掩殺邀功遂起正
德初部落既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朶顏都督花當求
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通北以恐中國
革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哈朶顏為大部朶顏花當為
貴種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廿年
把兒孫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illegible]命

侍郎陳玉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譌言射林字羅幹兒踏阿剌忽且旦夕糾諸部大舉入寇令小失合呼扯禿等去我師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

秋七月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致仕

時朱寧倚寵黷貨無厭以鈔二萬擅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兩方良永上言曰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搖動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筭四方之饋遺不貲然箇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剖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領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欲饕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横舉朝無一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黄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姦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八月以毛紀爲禮部尚書○虜深入固原平凉殺掠吏民
○冬十月陞河南右布政使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下錦衣衛獄謫戍瀋陽
時江西桃源賊亂久寧庶人有逆謀世寧上平賊三策
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轉展賊益無忌
憚惟憚撫者不勦抑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
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戰與農救傷卹困治安
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
患未涯殷憂方甚又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
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
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家基地所便盡歸

王府債負所責，闔閥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寨。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搔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爲大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貳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由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聖明廣集群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公舉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濁揚清，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

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温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應有政務尊事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該府更加嚴戢官奄恪守禁例施舍負責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勑鎮撫以下官欽奉文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上宸濠大懼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鋭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之世寧

先是巳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偏遣兇徒挾上旨捕世寧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世寧家人索世寧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寧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柳逆朝野皆聞微臣戇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世寧得出獄謫戍瀋陽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兼兵備副使撫治廣肇諸府○命右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丙子十一年春正月陞南京鴻臚卿王守仁爲僉都御史

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二月虜犯榆林塞又入宣府復入宛平清水社殺掠人畜○夏四月安南陳暠弒其主賙一正德初黎誼被篡國人以黎灝庶子賙嗣賙懦弱無為境內盜起群下專權虐政暴征人不堪命至是陳暠及其子昇作亂殺賙奸酋莫登庸及其子方瀛結黎義昭等共推賙弟黎譓不請封輒改元光紹暠父子亦據諒山等府稱王改元天應莫登庸妻灝之妻遂與陳氏分據交地

五月風霾大旱○秋七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初劉瑾欲害楊一清李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東陽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兩列梁儲等就邸第問之

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卽於床上起頓首曰。荷諸公矣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盖殿大學士○內閣楊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沒。

初彭澤之納賄求囘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靳貴亦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于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俟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爲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狂寡謀。印來以襍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

滿剌乃忠遺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還哈密質留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爲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于天地間昆不能違亦思馬因等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遣火者他只丁牙木闌復來占守哈密差刺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來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爲和好徒監責打如箭射而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奸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闌來瓜州候斬巴思不還遂直犯肅州總兵

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之止之及是
肅州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叅將蔣存禮出兵禦之
番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
殺掠人民甚慘

冬十月兵科給事中毛憲疏留內閣楊一淸不報

先是一淸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嘗因災異自
劾且言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弊政
日滋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淸乃謝病乞致仕歸兵科給
事中毛憲上疏留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交
侵正宜上下一德同謀治理在一淸當審人臣大義不
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當惜老成難得不宜因請而遽

允詔吏部知之是月毛憲差往湖廣冊封及還京復上疏曰臣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僵臥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抛荒而催徵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垂憫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徵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賚以惠困窮不報

十一月以黃珂爲工部尚書。○是年東昌同知何瑭致仕

瑭以經筵進講忤旨調開州同知陞東昌府同知致仕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獵於南海子。○三月賜進士舒芬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正[illegible]六保 是四月內閣靳貴致仕

辛未春貴主會試考言者誣其家人鬻題先奏貴在告

尋稱疾愈出典試益致疑言官醜詆致仕

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六月

己巳朔日有食之○陞毛澄為禮部尚書王鴻儒為吏部

左侍郎廖紀為吏部右侍郎顏頤壽為副都御史○召大

學士楊廷和仍入閣辦事○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

使陳九疇並除名

土魯番之侵肅州也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惶懼恐哈

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

衆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疑其為變

捶撻獄繫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酋番皆於賊退後捶死斬巴恩等皆以爲奸細捶死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爲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酋番入寇不行勸沮及先年許土酋番叚一千五百匹惹怨與失拜烟苔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懼密謀于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于吏兵二部曰須彭濟物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謨釁成因賊之患大損中

之威兵部請勑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先是
癸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前事
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嘗出
毛紀門下夤緣徇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
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
趙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
以彭澤李昆前後共因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擬實議罪
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
官議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為門隸知
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
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結刎頸交

至是命是歲鴻儒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為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并劾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劾明更劾何事衆多是兵部而無一人為李昆庇者奏上澤罷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于午門前覆審彭澤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疋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啟邊釁并李昆坐視寇辱國喪師指無兵詞恃揚廷和丁憂方解職蔣冕毛紀票旨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為民貴臣趙春謫

外任

秦王請益封壤不許

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宦者張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共逐畀地恐貽後慮執不草制則忤上意怒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

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肯但得地宜益謹毋
收斂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人攛為不軌震及邊方危
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與之毋忽上
覽制駁曰若是可慮其勿與事遂寢。
秋七月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許逵為江西按察司副使○
巡撫南贛汀漳僉都御史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篡獄囚
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
輒與賊通曲護賊又江西南昌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
以工詩善書素與宸濠交懽宸濠因以其子為儀賓及
安福舉人劉養正僞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

術以嘗宸濠覺致深信之王守仁初見宸濠舉宴時士實在坐宸濠言上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復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微知宸濠有逆意矣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宜行事亦防濠也兵部尚書王瓊爲地方慮覆奏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守仁隨機撫勦以故濠反守仁倉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八月帝幸昌平至居庸關監察御史張欽閉關三上疏諫帝即回鑾○陞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爲副都御史賑饑

湖廣○貴州清平苗阿傍阿革等反命湖貴巡撫都御史秦金都文盛合兵討平之○九月帝幸大同獵陽和雨雹星隕。

江彬許泰等皆有寵於上與上在豹房同臥起游戲而彬寵尤盛先是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出關外九月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達賊遂以衆圍和陽轉掠應州而去○南京科給事中孫懋上疏乞急除姦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儉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遊街驅馳或擧

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
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至尊
流聞海內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
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當
時使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陷土木之
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疏上不省
江西橫水賊謝志山等桶岡賊藍天鳳等作亂巡撫都御
史王守仁檄知府邢珣伍文定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
湖廣郴桂賊龔福金劉福興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秦金檄
副使陳璧參議貨質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王守仁進
討贛州浰頭賊池仲容等平之陞副都御史○十二月封

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冐應州退虜功也○改江南巡撫都御史王績撫治鄖陽時聞上欲幸武當諸郡預備供億以萬計有求活虎豹欲以獻者績悉令罷之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帝還京○二月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王氏崩○帝復出居庸關遊幸三月還京○夏四月帝至昌平謁六陵遂獵于密雲

四月朔上以大行太后梓宫將祔葬因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巳亥朔日有食之○帝還京○六月江西大水○秋七月帝出居庸關歷宣府至大同○虜寇寧夏塞入花馬池大掠秦隴

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

牘閒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

鎭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
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
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
下而以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
望陛下即日削去鎭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
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
天子亦有號爲獨夫欲與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
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
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
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
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

巢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軼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特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劄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閒隙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哂肉餵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即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欲盬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

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近徼之鎮不免外憂。供餽之擾或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八月帝在大同○九月帝在大同○冬十一月帝自偏頭關渡河西幸榆林○十一月帝在榆林○十二月帝在榆林。

時上日出巡幸。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僉欲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重賂，方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而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徇。王瓊亦正色助言，之議遂寢

命僉都御史張潤巡撫順天○命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

廣軍務兼巡撫

已卯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榆林○二月帝還京○乙酉司禮監太監蕭敬傳旨。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幸南北直隸泰安神州。○丙戌傳旨南巡時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命內閣草勑。楊廷和等上言大學士毛紀爲疏曰此詔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陛下假設之詞姑以爲戲焉耳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哉邇者皇上時

出廵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柰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起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劒立曰不草勅齒

此劒。備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勑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擲劒而起不復促草勑。上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自浙江浮漢登武當。時宸濠久蓄逆謀。江彬朱寧等與宸濠交通。或乘釁而發。人情洶懼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諫。武選郎中黃鞏曰。上巡遊本起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斥言彬者。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乃獨疏六事。其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皆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

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
爲至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
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故惟聖人爲
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愼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
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
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
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
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
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
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

亦不剌弑阿爾倫遯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剌始也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必衆立卜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環衛之又東有嵓留罕哈爾嗔三部同留部營三其酋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可不郎爾塡部營一其酋可都留三部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顏爲隣西有應紹不阿爾禿斯滿官嗔三部應紹不部營十曰阿速曰哈剌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剌兒罕曰失保嗔曰叭兒厫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荅不乃麻故屬亦不剌亦不剌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

哈嗔一營僅全阿爾禿廝部營十故亦稱亦不剌今從吉囊合爲四營曰哼合廝曰偶甚曰叭介忽納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官嗔部營八故稱火篩今從俺荅合爲六營曰多羅曰土悶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剌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荅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宣大南有哈剌嗔哈連二部哈剌嗔部營一酋把荅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酋失剌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瓦剌可五萬人並與土魯番爲雠諸虜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許論曰北虜自永樂

幸太原幸陜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勤衆州縣騷然至
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
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
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
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
食天時人事如此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蹙
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
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
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
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

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恐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竊弄威權貪竊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

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
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
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
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
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
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
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
下猶震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
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
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
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

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具檢出宣示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商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置之死是月己酉翰林修撰舒芬上疏諫曰臣等切見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爲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等官猶以爲言而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

聖武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矦畏焉百姓安焉近日
陛下駕巡西北六師不擯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
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
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竭其財力以供萬一群聚
嘯呼爲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
王地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
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
死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
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柏谷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
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
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蓋以陛下

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爲苦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除革年間事爲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畧前古無比誅鋤兇邪私愛莫牽苟有輔弼爲陛下責難陳善以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爲者矧於安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徇國況臣等俱

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眷臣等愚衷。降悔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陛下眞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於是各部及行人司皆㨿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惡於上。衆退。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俸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俱連疏入。又有醫士徐鏊獨疏以醫諫。上遂大怒。乃壬子不果出。癸丑黄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獄。舒芬張衍慶陸俸姜龍孫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

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周敘等十人行人司余廷瓚等七人各連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械繫跪五日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擲瓦礫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叅劾屬吏妄言者上怒逐不可解戊午水溢南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驗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挾兩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刃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洒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日繫舒芬等一百七人撻午門前各三十疏首調外任餘奪俸次

年四月己卯繫輿等六人於午門前各撻五十徐鏊邊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瓚俱撻五十降三級調外任餘十七人俱撻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死於撻者員外陸震主事何遵劉校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刑部照磨劉珏凡十二人也後至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群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

撥撥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馭極褒卹忠諍此輩吏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覆

以王鴻儒爲南京戶部尚書○福建福州軍亂時左右中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二十餘人因月餉久缺啃喊擁入左布政伍符衙内要將符殺死時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行走擇日殺死祭旗進貴等僭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爲隊伍鎖閉城門斷絕來往鄉官居民之富者盡行打劫遍要鎮守尚太監銀二萬兩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前去賊營撫諭不聽復糾集林銘等盟誓刻期攻打廷平等

虎進貴等以鎮守府前宭監移兵開元寺屯駐肎軍人姚壽鏜通等率衆赴敹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進貴縋外葉元保躲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用鎗搜戳廟屋頂板跌下就同姚壽綁縛餘黨星散

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寧

王宸濠

先是宸濠見武宗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盜賂諸奸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既而寧府典寶閻順内官陳宣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徧遺諸權奸佞㦯殺順等於是遊

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群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奄畢眞鎭守浙江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洞蠻是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劉吉萬銳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萬一事成矣乃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備托禦他寇爲名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建安義鄉者盜賊淵藪割近地開新縣饒撫二府罷兵備燧曰緩急曷恃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勑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illegible]

相犄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專兵備，權兼撫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使控制廣信、橫峯、靑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燧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知燧意，遲回不敢發。燧見逆謀急，又結中朝諸權倖，恐變起內外不可測，屢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郎達上。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燧。不得已，乞休，又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畜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使許逵議，先召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燧欲捕此三賊，剪羽翼，出不意自江外掩捕三

賊夜大雨風不克濟三賊走匿宸濠林墓中竟不可踪跡燧大集舟師會城期勦逸賊亦以防變宸濠恐賊獲干己乃謀去孫燧以息事復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并廵按御史王金薦奏乞朝廷賜勑嘉奬宸濠差人載金寳於臧賢處分餽權要命所差人曰事在司禮監汝與蕭敬言事成即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梁宸可湯沐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

時江彬寵日隆太監張忠附彬與錢寧有隙常欲借彬以傾寧至是孫燧等奏至忠因奏于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爲不軌爺爺不知乎奏內稱寧王孝譏爺爺不孝也稱寧王早朝勤政譏爺爺不朝也上疑之寧王

之謀復護衛也。太監張銳亦受其賄。楊廷和亦從之

旨。今知寧王有反謀。且知上入張忠言。銳乃與楊廷和

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令太

監常鵬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

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言。近奉勅旨王人

無事不許延留京師。臣有窺陛下微意矣。竊見寧王不

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

年矣。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

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

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監畢真等。首保濠賢行。及

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

守正蒙害宜急起用俾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勑切責鎮巡不宜併舉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復交章廷和恐禍及將密計差官勸諭寧王上護衛自贖時兵部尚書王瓊在部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趍問曰適閣錦衣衛宣召駙馬明早赴闕何事也瓊曰不知及散衛過廷和宅入問曰適閣宣召崔駙馬何事廷和佯驚曰果何事乎瓊笑曰先生欺我耶廷和忸怩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諭革得息今道崔公亦此意此且革其護衛幸勿泄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瓊至左順門崔元入內見勑若曰宸濠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

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還護衛等語璁曰此大事可宣諭文武群臣而後遣況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深恨不能遏乃留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諭遣官意然後行

加王瓊少保兼太子太師○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死之

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爲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已到南昌見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兼程來矣不知何事王大驚昔日擒荊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

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來爲擒我也既罷宴宸濠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鎭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伏府中待旦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猾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亡二日民亡二王宸濠遂縛燧許副使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副使曰汝何言

日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捶折㒺左臂俯
許逵敎惠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
不流涕逵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守公差户
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參政陳杲劉棐參議許
效廉黄宏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並桄鎖于獄僞置
官屬以劉吉涂欽萬鋭等為太監李士實為太師劉養
正為國師王春為尚書凌十一等為都指揮急走人令
畢真反杭州為應巳而主事馬思聰參議黄宏皆憤恨
不食而死參政王綸季斆僉事潘鵬師夔布政梁宸按
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聽役使其所親要伯等則四出
收兵

宸濠兵攻陷南康九江知府陳霖汪頴及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

宸濠令賊閔廿四吳十三等師黨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餘艘順流攻南康南康知府陳霖遁走城遂破進攻九江九江知府汪頴及兵備副使曹雷亦遁走九江人開城門納賊兵宸濠令師爨守之

睿聖獻皇帝崩○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却之

初宸濠在南昌未出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僞檄指斥朝廷謂武宗以莒滅鄫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

內禦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與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經歷褻瀆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裡韜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財貨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倡婦稱劉娘娘原其為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為也乃留宜春王拱樤與寶萬鋭等守南昌偽勑劉吉提督軍務參政王綸參贊軍機分諸賊為五哨一百四十隊宸濠自以妃婁世子登舟欲直取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

駐師安慶戊戌攻城不克庚子復攻不克甲辰以天梯攻之又不克安慶守益堅以潘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張文錦即誅鵬家賊勢遂怯

逮太監蕭敬吏部尚書陸完錦衣衛都指揮朱寧下錦衣衛獄尋釋敬

言官合詞論蕭敬奏用盧明陸完錢寧臧賢與宸濠交通皆逮下獄惟蕭敬罰銀貳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賊及宸濠戰于鄱陽湖擒之

初王守仁欲賀寧王生日自南贛舟行道經豐城豐城

知縣顧泌以宸濠反狀奔告守仁守仁倉卒避禍遂棄所乘座船以小舸欲還南贛觀變行至吉安時知府伍文定募兵討賊已集又遣人走約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來會未至有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迎沮守仁毋回南贛即留吉安倡義舉事守仁遂率知府伍文定徐璉戴德孺邢珣通判談儲胡堯元童琦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大會于樟樹鎮及奏留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紀驗軍功宸濠攻安慶不克士實等勸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猶豫未決時進賢知縣劉源清已斬

賊黨數百餘千知縣馬津亦方率兵擒賊江西人心原非附宸濠者守仁惟宜分兵截賊歸路而以大衆徑趨安慶迎敵以牽制其北上勢必成擒緣諸兵皆利南昌城中財物欲攻南昌守仁亦以攻南昌易即可邀功克復遂進兵南昌南昌人競擒賊黨開門迎候諸兵佯爲攻城破之守仁入城擒宜春王拱樤與實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諸兵乘亂大肆屠戮焚燬搜刼民間金帛殆盡宸濠府庫珍玩宝物爭取無餘伍文定聞城中兵亂遂促哨兵先赴追濠邪珣從之守仁亦統入城諸兵急出鄱陽湖宸濠聞南昌報即欲歸援乃移沅子港分兵二萬先趨南昌與我兵遇

于貲家渡伍文定邢珣等夾擊之賊大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鬚爲炮火所燎乃鼓諸兵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退保樵舍盡出金宝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文定諸軍乘風火入盪軍賊大敗知縣王冕率兵直前遂執宸濠而婁妃遂投水死宸濠世子大哥及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綸等皆就擒以解守仁初宸濠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坐檻車哭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方宸濠反息至京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十成八九兵部尚書王瓊獨爲王守仁奏請提督軍務玆欲見功遂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

流旦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時廵撫南直隸都御史李
充嗣聞江西變求得寔奏曰待勘報得實另奏兵部尚
書王瓊即入奏曾多官議于左順門曰竪王素行不義
今倉卒反不足慮急宜降勑令王守仁南贑提兵來湖
廣廵撫秦金扼黄州李充嗣守安慶檄江西義士能擒
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釜中之魚安能爲乎更宜遣大將
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天討後果如瓊所料
八月帝討宸濠輔臣梁儲蔣冕邊將江彬許泰扈行
上初聞宸濠反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太監
張忠等亦欲因此邀功上喜親征南遊遂下詔曰宸濠
天性兇淫自作不靖誣陷郡王淫亂宗女打死無罪平

人不下千數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腦陷良善無辜
忠貞包藏禍心妄覬大位聚集群盜招納亡命私造戰
船擅置軍器造謀作孽積有歲年流言日聞朕未遽信
前年本府內臣逃京告變近日在京科道交章舉發朕
猶念在親誼曲爲保全特遣親臣齎書戒諭宸濠自知
罪在不赦使者未及半途先已肆行反逆殺害巡撫囚
禁守臣分遣賊徒四散流劫占據官府縱放獄囚攻圍
城池燒毀郡縣搜劫印信搶奪運船南京各處守臣連
日飛章奏報具有實跡反狀甚明爰下大廷會官集議
僉謂宸濠悖逆天道得罪祖宗古今大惡朕不敢赦祗
告天地宗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正名討罪

詔未下我兵已擒宸濠上已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
奏方至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
九月帝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帥
師江西勦捕宸濠餘黨
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
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遣人迎
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
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以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
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
為脅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
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

爲群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剿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北軍曉夜呼守仁名嫚罵或衝導啟釁守仁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勿令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

犯之會冬至又新經濠亂家家上墳哭亡酹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場中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強守仁守仁不得已勉應之忠泰含笑守仁連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喝彩遠近嘖嘖忠泰大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于彼奈何遂班師泰即許泰暉即劉暉皆係邊將賜姓朱

命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陞吉安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邢珣爲右叅政○冬十月帝在南京○

禁民畜豕及宰殺

時以俗呼豕爲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故禁約人民不許畜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遂

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所養猪口盡行減價賤售小猪埋棄一時駭異

十一月帝在南京○十二月帝在南京○以鄧璋為南京戸部尚書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為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

督府遣人來謀守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

彗星見○二月命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上南巡未廷試○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帝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回鑾謂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

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
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班師還京
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
久稽致生他虞不報
夏四月帝在南京○五月帝在南京江西大水○六月帝
在南京○秋七月帝在南京○八月帝在南京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湖湘登武當之
意識內郡縣供給繁雜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
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
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
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帝至真定幸楊一清宅○又幸靳貴宅

九月群黨欲自覰倖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功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内上之始議北旋

冬十月帝班師還○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禮部主事鄭善夫上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奏爲歲差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

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士鮮克能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歲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

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葢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

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戸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戸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

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十二月帝至通州宸濠及其逆黨拱樤等並伏誅○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辛巳十六年春正月帝還京○起費宏以少保戶部尚書仍置文淵閣○以石珤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二月浚白茅河○三月上不豫

上寢疾豹房行人張岳上疏曰臣謹按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君臣一體義理當然亦所以繄定危疑預備非常其所關

係甚爲不小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暫免朝參數日陛
下稟氣完厚宣節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所言
則以爲自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
道自當如此耳今自免朝之後群臣不聞親候玉色嘗
奉藥膳止於閤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
之義臣愚深有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
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大臣一員府部院寺大臣各一
員經筵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請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
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
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至
聖躬平復視朝仍以逐日開過揭帖具本奏聞陛下起

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且由中及外關節脉絡通透明白了無瑕疵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臣深思人情禮法參酌古今事勢必如此然後可安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之福者哉伏惟陛下不以臣言為妄特賜施行則宗社幸甚

甲寅帝崩於豹房

上無嗣慈壽皇太后定議迎取今上入繼大統為武宗皇帝遺詔曰朕以菲薄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矣圖治惟勤化理未洽深惟有孤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彌留殆弗能興夫死生常理古今所不免惟在繼統得人宗

社生民有賴吾雖棄世亦復奚憾焉。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內外文武群臣其協心輔理凡一應事務率依祖宗舊制用副予志。

丁卯遣司禮監太監韋霦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詔諭金符趨安陸迎世宗皇帝○江彬伏誅。

武宗崩皇太后秘未發喪既定議嗣統遂以武宗命召江彬入彬偶不在武宗左右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併執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

歸鎮下彬錦衣獄論罪磔于市詔籍没彬及錢寧家産

彬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首飾五百一十廂金銀湯鍋四百餘箱餘物不可勝計錢寧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首飾五百二十三廂珎珠二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緞匹三千六百扛餘物不可勝計

陸完秦用並發戍

時錢寧盧明臧賢並伏獄中陸完秦用本與寧王交通以內閣楊廷和曲庇得充軍又御史王鈞劾太監魏彬與江彬姻親近居肘腋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謬以王導大義滅親庇彬票旨仍令在司禮監管事如故

夏四月癸未世宗皇帝車駕發安陸○癸卯車駕至京城外行殿是日即位

内閣楊廷和主議欲以世宗爲孝宗嗣繼孝宗統令儀制郎中余才具儀請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次日百官于文華殿朝畢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是日日中登極遂詔天下以明年爲嘉靖元年

詔褒録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及論江西討宸濠功

燧等死節沮於奸倖久未褒贈至是燧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叙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逵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叙其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燧逵俱立祠江西祀之○時楊廷和自以擁立有功竊柄

作威素與吏部尚書王瓊不相合。而王守仁復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者。皆王瓊爲兵部之功也。廷和大不悅。故守仁久不議賞。至是上錄其功。封守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守仁連章辭免。以謂該部有調度之功。未蒙褒錄。臣不言。是掩人之美矣。廷和竟寢不行。且以賜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沮守仁。因不得至京。雖封爵賜號。而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蔭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于水。珣璉卒被斥。紀功御史伍希儒謝源。皆考察去。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終格不行。

逮回夷寫亦虎仙送法司問○下吏部尚書王瓊于獄論戍起彭澤爲兵部尚書李昆爲兵部侍郎陳九疇爲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陳九疇原論寫亦虎仙謀反坐死時寫亦虎仙與失拜烟荅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突入長安左門稱寃下錦衣衛會同三法司訊脫寫亦虎仙死適武宗幸會同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上賜國姓隨上南征至是詔錦衣衛拏送法司查照原擬開奏定奪廷和又令科道官劾瓊遂票旨以瓊勾引奸夷欲令法司因此中傷之法司以科道劾本原無勾引奸夷事且事于夷情關係重大不敢從廷和怒法司乃以米兒馬黑

麻火者馬黑木皆與寫亦虎仙罪同論死竟與瓊無干。御史楊秉中與彭澤同鄉素厚見瓊條獄兼承廷和風旨上言瓊害澤致罷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票旨取澤赴京爲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瓊謫戍邊寫亦虎仙死獄中

改石珤爲吏部尚書尋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以喬宇爲吏部尚書

時給事中史道劾楊廷和爲漏網元惡彭澤附廷和奏乞治史道罪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下吏治遂下道錦衣衛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

嘉相繼論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啟南北科道亦交章論劾彭澤阻塞言路時廷和廻避蔣冕毛紀票旨調曹嘉外任知縣令喬宇外補于桂淮安知府有太常卿楊一瑛者阿奏廷和時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于桂導其流曹嘉揚其波懇留廷和以慰中外之望蔣冕票旨令廷和速出視事廷和聞給事中閻閎與曹嘉史道相合仍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簋劾史道曹嘉閻閎危疑忠良變亂國是廷和票旨再謫史道陝西金縣縣丞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閻閎巳陞僉事遠寘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鐩等十九人相繼論救史道等廷和皆票旨責之時稱史道閻閎曹嘉爲

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爲閣中三黨云

上大行皇帝謚號

尊謚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廟號武宗

內閣梁儲致仕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袁宗臯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太學士入閣辦事尋卒○丙午遣司禮監太監秦文等捧箋奉迎母興獻王妃于藩邸○戊申命

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稱號

禮部尚書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取文獻通考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時會試中式舉人張璁即詣禮部侍郎王瓚具論皇上實入繼大統非爲人

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璁然之廷和遂令言官
指摘璁失調南禮部而以侍讀學士汪浚代之〇五月
癸丑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
立楚孝王孫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皇太子本生父
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皇上入繼大統宜
別立興獻王後以主祀事宜令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
炫襲封奉祀又稱號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繼仁宗
時知諫院司馬光議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
推尊其父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以爲
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頤論曰爲人
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

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
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今皇上既入嗣大宗承天地宗
廟社稷凡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
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興
獻王上箋興獻王妃俱自稱姪皇帝名崇仁王爲興獻
王後宜改稱興獻王爲考興獻王妃爲母益王稱叔父
益王妃叔母議上上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體重大其
再議丙寅禮部尚書毛澄等又議興獻王繼嗣以崇仁
王襲封皇上稱興獻王曰皇叔父大王自名尊崇至矣
因録宋程頤議以上上復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丙子
内閣楊廷和蔣冕毛紀上言聖意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

生父瞽瞍也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六月甲申毛澄等仍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皇上恩德無比傳所謂有父道焉者特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孝廟而上禰祖曾高以次加稱興獻王雖於皇上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諸孝廟者稱之因錄魏明帝詔以上留中不出

賜進士楊惟聰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旣賜進士第楊廷和主選庶吉士遂以擬議試題希旨者多入選忤者斥爲奸邪自是無敢異議者

召前戸部尚書韓文以老疾辭遣行人齎璽書存問之○

詔陞章懋爲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令有司以時存問○

起何瑭爲山西提學副使以居憂不赴任○詔追贈取用

正德十四年諫官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

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之

詔革冒濫軍功官職

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

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

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

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

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

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

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難以枚舉於是中官弟姪如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先封伯爵與加陞都督有指諸濫獗之人俱查出追奪誥子明爲編民其餘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盡行革退積年宿蠹爲之一清

七月庚戌觀政進士張璁上大禮疏

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皇上順天應人嗣登大宝乃即勅議追尊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

爲皇叔毋興獻大王妃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于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厠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于宮中是明爲人後者也故

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于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
孝宗十有七年比于崩殂而廷臣尊祖訓奉遺詔迎取
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
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
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
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
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
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
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
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存嗣位人曰恐弟亦無
後兄之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

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其不在皇上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强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爲外藩後立者坊此有爲

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毋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夫人必各本于父母而無二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己宏大嚋咨衆言倘以朝議爲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爲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切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

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于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于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于不忠又豈敢昧于自獻以誤君于不孝惟聖明體察䖏

奏上覽之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何得誚朕揚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遂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

甲子召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至文華殿賜手勅

勅曰卿等所言皆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康壽皇太后廷和退

而上言皇上聖孝本於天性。臣等雖愚。夫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勑。於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王溱等。又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復奏興獻王尊號。未蒙聖裁。小大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張璁之說耳。陛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雖拘長子不得爲人後之說。璁乃謂統嗣不同。豈得謂會通之議乎。又欲别廟興獻王于京師。此大不可。昔魯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廟興獻王于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僖躋閔之失。乞將張璁黜罰。奏入俱

命禮部議。八月丙午尚書毛澄等。仍議給事中朱鳴陽御史王溱等。皆欲皇上早從原議。蓋有見于人情天理之公。斷不容以私意有所改移。而爲初政累也。又議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璁建議之偏若與仇者豈得已哉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群疑宜將張璁戒諭不聽

八月癸酉聖母至通州

上以聖母將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東安門入再議由大明門左門入上斷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璁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

禮廿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備
駕儀奉迎聖母禮部奏請用王妃鳳轎儀仗上命錦衣
衛治母后駕儀奉迎癸酉聖母至通州聞朝議以上爲
慈壽皇太后子曰安得以我子爲人之子乎及從駕內
諸臣迎見聖母曰爾輩今已極寵榮何與獻王尊號猶
未定也時聖母將入謁見奉先等殿先是上欲命所司
製皇太后服奉迎既而思之曰朕聖母未正尊號恐未
可遽服見祖宗也又熟思之曰朕既奉天命卽天子位
朕母何不得具皇太后之服乎。遂製造如禮。往奉迎焉

丙子復命內閣詳議大禮稱號

上諭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曰。朕受祖宗鴻業。爲天下

君長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
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為朕
申其孝情。廷和等上言聖諭。令臣等委曲折中以申孝
情。切念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議之不可不詳。
處之不可不審。必上順天理下合人心。祖宗列聖之心
安。則皇上之心始安矣。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皇上念
興獻王嗣緒無人。徽稱未定。特勑內閣元臣委曲折中
臣等一得之愚。盡于前議。揆量事體。使宜于今而不戾
乎古。協乎情而無悖于義。容勿之地。有謀猷焉。腹心之
臣有忠愛焉。非臣等有司敢專也。時上以聖母不入涕
泣啟慈壽皇太后避位。躬奉聖母歸藩。群臣惶怖。尚無

敢言朝議之非。張璁復著大禮或問於十月己卯齎至
左順門楊廷和知之令修撰楊惟聰偕庶吉士十餘人
沮之曰是必欲與內閣爭耶臣璁曰內閣誰爲爭者焉
有爲禮使君上毋子不得相接者乎。遂上疏曰臣叨逢
聖明議當代典禮爲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
宋濮王故事以致皇上恩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夫
帝王中天地而立爲三綱五常之主而廢大倫豈小故
哉臣不得已乃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聖覽然非
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間有一二臺諫不能
開陳又從附會交章擊臣目爲諂諛詆爲希進由是有
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

世公議阻于上聞。祇見臣説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爲非。而非非禮亦以禮爲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末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之也伏惟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衆議乎則衆未見其可將違衆議乎而謙抑之心未必肯遽違者也臣切謂非天子不議禮願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毋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録與或人問答之詞以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皇上爲考孝宗而以興獻王爲叔父謂之

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了獨以爲言者何也臣答曰此璁甚不得已者也葢禮之大者也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此璁甚不得已者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濮王之子爲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爲嗣則哀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矣今孝宗皇帝旣嘗以祖宗大業授之武宗但知武宗爲之子也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且孝宗賓天之日我皇上猶未之誕生也是孝宗固未嘗以後托也武宗賓天之日我皇上在潛邸也是武宗未嘗

托爲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者矣今者必欲我皇上爲孝宗之嗣承孝宗之統則孰爲武宗之嗣孰承武宗之統乎竊原孝宗既以大業授之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己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武宗既以大業受之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己之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孝宗與武宗之心則知興獻王與我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武宗之後以承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

矣曰以憲宗皇帝之孫繼孝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
由前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武宗也是武帝雖無嗣而
有統矣由後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孝宗也是武宗雖
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
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
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强爲矣
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爲嗣謂之繼統
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曾有
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葢得其常則
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此統所
以與嗣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謂武宗以大業授我皇

上有父道焉故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又謂我皇上既兄武宗自宜父孝宗茲言何謂也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强爲也方武宗賓天群臣定議以迎我皇上也遵祖訓也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興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則皇上於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孝宗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而可乎問者曰我皇上嗣興獻王藩王也今嗣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

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
也而况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孝宗於
我皇上冈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皇上舍天性
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爲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
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
如子之言則孝宗不果於無後乎臣答曰孝宗有武宗
爲之子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
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歟茲果孝宗之
無後乎抑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
惟我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
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

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孝宗之統傳之武宗武宗之統傳之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强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又曰子必以我皇上不當考孝宗豈以與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强爲也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王是强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得子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

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與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則我皇上將不可入繼大統矣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是謂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

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當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皇上為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為繼統非為繼嗣也設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為避逐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為不足徵者何也臣荅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由諸矦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為此詔以防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為太子厥後髙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魏曰有為之

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公之災且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猶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群臣請祧僖祖而五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爲

興獻王立廟所以稱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興獻王主于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僭僖躋閔之失乎不其謬哉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祭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為父乎瞽瞍為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為父乎以鯀為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

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皇上之心而已夫
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尊崇之禮未定卑恩
之與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
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我皇上而
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是愛君不如愛
已也問者曰或以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荅曰
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興獻王則不
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
而至天子之母也爲天子之母皷王妃之號則朝廷之
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毋
爲臣妾竊恐我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矣問者曰

以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
南頓君而嗣元帝以爲可法者何也臣荅曰此不知正
踵其非者也揔嘗按其故昭帝亡矣又立昌邑王賀矣
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后而已固未嘗
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
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孰爲人
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
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亦以史
皇孫爲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
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帝爲之孫凡
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既滅

而光武之興乃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
亦固執繼入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説故別爲
南頓君立廟稱至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父而以
南頓君爲叔也大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
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
統矣要之皆梳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弊必至於
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俗
儒之説悞之也是向可爲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
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荅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
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案判耳苟不別其異同
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

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荅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毋服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子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毋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毋爲伯叔不復有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況我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

可用哉問者曰或以子之説嫌於迎合嘗聞於人而不嘗聞於上也如之何臣答曰聰於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説爲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謂朝廷闕政但於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閑談以爲無益也故聞上也苟嫌於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爲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爲忠矣問者曰子之言備矣人以爲邪説也奈何臣答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聰小子何能敢避此不韙之名也邪問者曰子以至寡之力而欲抗在朝之議恐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如之何臣答曰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自盡其心而已使璁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璁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也令士大夫之達於禮義者固已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犯衆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曰璁不敢爲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于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璁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爲終身謀也上覽之留中。

十月辛巳勑禮部奉慈壽懿旨以本生父母稱帝后○壬午聖母入見奉先殿奉慈殿○乙酉兵部主事霍韜上大禮疏

疏曰謹按禮部會議大禮謂我皇上宜以孝宗爲父武

宗爲兄興獻爲叔別擇崇仁王爲興獻王後臣謂此議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謹按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爲所後者又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爲父母之說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若爲人後者宜謂所後者爲父母則經文宜直書曰所後父母豈不徑明易曉也乃惟曰所後者云爾已矣者之云何外之之辭也於爲人後宜謂本生父母曰伯叔父母則經文宜直書曰爲人後者謂其父母曰伯叔父母其服報豈不徑明易曉也乃必曰其父母云爾已矣其之云何內之之辭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爲邪說曰爲人後者爲

之子以誤後世果如其言則漢宣帝嘗為昭帝後矣然昭帝叔祖也宣帝姪孫也則孫將謂祖為父可乎唐宣宗嘗為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則叔乃謂姪為父可乎吳之諸樊餘祭四兄弟以國相授其迹相為後矣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是兄弟自其高曾祖考也云可乎甚矣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背理也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者此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所得私也宋儒之告英宗乃曰仁宗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其意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則英宗宜舍本生父母以仁宗為父也臣以聖賢之

道覲焉昔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惟其以天下相授受爲恩德之厚遂舍己之父母謂他人爲父母是父母輕天下重也聖賢之心固如是乎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者此也孝宗賓天武宗嗣曆越十有六年于今矣孝宗在天之靈知有武宗之爲子也孝宗之心未嘗自謂無嗣也今之議者强欲皇上重爲孝宗之嗣何爲者哉議者謂皇上繼武宗之統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得爲武宗之嗣猶得爲孝宗之子也臣則曰陛下爲孝宗之子矣誰爲武宗之子乎孝宗且有兩嗣子矣武宗無嗣子可乎孝宗有嗣神有於享矣武宗無嗣

遂無所於享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視孝宗之無嗣獨忍視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矣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併越孝宗直繼憲祖乎皇上於孝宗也伯叔也猶子也於興獻也父子也天性也武宗無嗣無可奈何矣孝宗非無嗣者也今之議者乃欲皇上不考興獻而考孝宗是孝宗本有嗣矣復強繼其嗣武宗固已無嗣復絕其統興獻亦無嗣矣是茲舉也於孝宗與獻王不亦大有所損乎昔者皇上之在藩邸固以興獻爲父矣今之莅登大宝也復以孝宗爲父是一身兩父也天之生物也一本曾謂一人可以兩父也乎興獻實

乎知有皇上之爲子也寧知今日皇上不得爲之子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者此也臣下之爲此議也豈其爲謀不臧不忠於所職乎非也其爲此議也其故有三一曰前代故事之拘也二曰不忘孝宗之德也三曰避迎合之嫌也夫爲後者爲之子之說雖背理之甚然由漢迄今千有餘年惑人深矣哀帝誤此不得父定陶王英宗誤此不得父濮王曹魏倡此以誤天下程頤司馬光呂誨諸賢守此以誤後世今日臣子敢謂已之賢智有過程頤者乎有過司馬光諸賢者乎與其後出聽見以招物議也孰與謹守故事之無罪乎故曰前代之拘者此也孝宗御極十有九年深仁厚澤在民深矣竆

谷小民言及孝宗猶惻然興思不能已也況今大臣皆孝宗之所簡任小臣亦荷孝宗之所甄陶感今思昔其忍忘乎孝宗之嗣武宗一人而止矣武宗無嗣孝宗一脉而止矣慈壽皇后中宮皇后煢形孑影將何以堪若舉朝臣子皆曰皇上宜以孝宗爲伯興獻爲父遂行尊封之典國母之來中宮皇后何禮相見慈壽皇后接見國母何禮相處萬一少有過差宮闈遂成嫌隙將置兩宮於何地當國大臣異日何顏見於九天之上故爲大臣者寧拂陛下之孝心不敢背孝宗之遺德寧誤陛下以非禮不敢失兩宮之歡心其設心若是而已矣其忠於孝宗者如此其忍不忠於陛下乎故曰不敢背孝宗之遺德

者此也韓琦相業宋世罕儔歐陽文章一代宗主議及濮王典禮舉世非之甚至目爲迎合指爲奸邪加之鈇鉞韓歐之在當時苟見不定雖刃未及身且亦毛寒骨悚矣今日臣子誰敢倡父與獻王之說以取獻諂迎合之罪自置其身於不韙之地乎夫避嫌之事賢者不爲奈何今之士夫皆執守謙冲也故曰避迎合之嫌者此也然臣伏見陛下嘗考孝宗矣又伏見慈壽懿旨尊興獻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斯禮也天地之大經生人之大倫不可以毫髮差忒者也如或未嘗斟酌更之乃所以爲善也昔大舜已未善無所係吝舍己從人人有善不待勉强而取諸己舜之爲相固如此也其

爲天子亦如此也陛下天縱聖德固不吝改過矣在朝大臣尤不吝改過者也然則如之何乃得其當乎臣竊謂孝宗之視皇上姪也皇上强稱之曰考竊恐在天之靈所不安也興獻之視皇上子也皇上改稱之曰叔竊恐在天之靈亦所不安也孝宗之嗣未嘗絶也强繼其嗣竊恐在天之靈尤所不安也古者帝王之相繼也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夫惟繼其統也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絶武宗之統亦不絶矣若惟繼其嗣也則孝宗無乃有兩嗣武宗遂終無嗣亦遂無統乎甚不可也然則如之何乃得其當乎臣竊謂皇上於興獻得正父子之名不絶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

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慈壽皇后中宮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無少間隙貽譏後世則於尊崇典禮錯綜斟酌直運諸掌而已矣緣大禮所在臣未敢擬議惟陛下博訪天下儒學之士俾各以所見各具疏進其言雖非不罪言之雖是不賞杜迎合獻諂之嫌則臣子自不相拘忌各盡其說陛下采納之廣自有大中之道矣

十一月起用大學士費宏至閣（）給事中熊浹上大禮疏

疏曰皇上纘承揆之倫序乃以弟繼兄非以子繼父也比之宋英宗爲仁宗子者不侔矣夫禮者因人情者也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乃以諸王禮處之於情安乎且藩邸舊臣昔爲長史審理者今進爲大學士少卿矣

肯爲承奉儀衛司官者今進爲太監錦衣衛官矣顧聖
父聖母乃獨不得尊崇乎臣愚以爲必當稱帝后而與
獻别廟則與大統之義所生之恩兼盡矣時費宏初至閣
以熊浹鄉人懼廷和疑已乃自誓附議廷和悅
十二月除進士張璁南京刑部主事○起致仕都御史林
俊爲刑部尚書
時廷和心不自安乃寓書於致仕都御史林俊與決之
俊遂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
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之情子
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若爲人後則服移所後
之父母所生降期焉。不二斬也至于所得封贈盡隆所

後而不及所生豈恝然忘情哉制於禮也其所生之情無過俟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毋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之主何忍襲爲之臣等亦何忍陛下襲爲之愛子莫如父母聖母亦何忍致陛下襲爲之間必有不知禮之臣逢迎其間曾不知廷臣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奏入廷和大喜

庚寅御批加興獻帝后尊號皇字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御批於興獻帝與獻后尊號上各加皇字仰惟聖孝固不能自已者然於此

有禮焉雖君上有不得自專臣下敢輕變乎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混而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已命行其興獻帝宜加與皇號母興獻皇太后朕不敢辭己亥楊廷和蔣冕毛紀略上言興獻帝后稱號尊崇

至矣今必欲加皇字則本生之私恩既重所後之大義
莫伸俱求罷上曰卿等先朝舊臣翊戴朕躬所言典禮
朕自裁處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俊郎中余才等
奏曰本生之親既尊為帝后而又欲於帝后之上有加
則於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之天下也
內閣大臣盡忠竭誠直言規諫乞降俞旨上曰還遵懿
旨諭及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
南京大理寺評事林希元應詔上言新政八要
上以極詔天下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
直言無隱林希元因上奏曰臣聞冬寒之極必有陽春
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天下事壞於權奸之手至正德十

五年極矣陛下以親藩入承大統一舉而更之使十七年天翻地覆之世道一旦轉而爲乾清坤寧之治此湯武以後所未見而年方出幼德已夙成則湯武之所未有也今中外臣民萬口一詞謂陛下天生聖人此非面諛又謂陛下血氣方升形神未固不宜過勞恐有所損又謂聖躬宜加慎重飲食起居皆不可茍恐姦人有所不利蓋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至爾臣甫登仕路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愧無術茲因進香來京覩清光讀明詔不容自默然陛下以言責諸人固將取其有益身心天下也臣有所見而不言或言有所畏避而不敢盡非臣所以忠於陛下也臣之言類多觸犯忌諱然

臣但知忠於陛下得與失非所計也陛下亮臣之心而
稍加採擇臣雖退處衡茅亦無所恨臣觀自古人君莫
不下詔以求言人臣亦莫不進言以忠君然求言者每
不能用進言者多不見售良由君以求諫爲美名而不
務其實臣多過深以求君而不量其勢如漢文帝天資
近道至於禮樂則謙讓未遑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不
免多欲之累皆好名無實者賈誼董仲舒不量其勢而
深求之其不售也固宜臣之才不及賈董陛下之聖遠
過二帝臣所以敢越分而深求者誠量陛下務實而非
好名必能用臣之言不若漢二帝之於賈董二生也所
有數陳爲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曰親正

人以資輔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清言路以定國是曰急交修以圖實效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爲朝廷大政者二曰息内臣機務以拔禍根曰罷内臣鎮守以厚邦本條列于左總名新政八要所謂務正學以隆治道者蓋天下之治本於道道本於學二帝三王之治本於學故其治不可及漢唐宋之治不本於學故其治不古若漢武帝表章六經唐太宗游心翰墨宋太祖手不釋卷不可謂不學但不可謂帝王之學精一執中之傳建中建極之旨此二帝三王之學所以致時雍風動之本也彼有是乎陛下萬幾之暇不離經籍中外皆知陛下留心於學但未知所學者二帝三王之學何嘗遠於人哉

只在日用所常行者爾求之六經子史以寓目於公私
邪正得失興亡之鑑求之儒臣講論士民獻納以究極
夫是非得失之歸求之平旦之氣以驗好惡與人相近
之實求之一日二日之萬機以籌度撫世酬物之宜求
之中夜以思以計一日之間云爲得失之多寡所求不
同其要歸於精之一之以求此中此極而已陛下又當
優游以體之毋用神太勞懼其疲敝而難久也灑落以
開之毋拘束太嚴懼其困苦而難堪也敬慎以本之毋
用意太易懼其粗疎而難入也操之必有要進之必以
序積之欲其久養之欲其深必使靜與天俱動與天遊
則帝王之道在我而吾之治可接武堯舜並駕商周回

視漢唐宋之粗治小康俱不足言矣然臣觀後世人主莫不知學爲美事人臣亦莫不以學勸其君而自學有緝熈于光明以後未有學問見稱如成王者何哉一則天資不美一則立志不堅故心雖知好之而力不足以副之也陛下有冠古絕倫之資雖成王有所不及但未知聖志之堅否何如爾有陛下之天資而又堅其志由是勉勉循循而致堯舜禹湯也不難苟其志不堅臣恐優游歲月皓首無成徒負千古難得之英資豈言也

所謂親正人以資輔導者昔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終之曰爾惟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蓋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善小人養之以惡則惡臣願陛下細觀冏命之篇凡在外大小之臣咸擇其忠良者置之左右在內侍御僕從之臣非循謹者更之素稱循謹者亦深察而預防之果有如臣所慮即便斥去必皆端謹循良之士朝夕與居則內外交脩薰陶涵養其致聖心於堯舜不難也所謂用舊臣以輔新政者臣惟有堯舜之君必得皐陶稷契之臣以輔之有其君而無其臣固不足以致盛治有其臣而不得所以用之亦不足以致盛治今大姦雖去其根未除宿弊雖革新紘未張陛下當此之際宜

不遑寢食以求賢人遣使星馳四出聘諸元老仍令有
司催促卽時上道務使衆賢畢集于朝共執天下之大
機然後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顧陛下之於諸臣但遇
缺則補豈不以此間有人彼來無處乎不知今日用人
如醫用藥只求對病不拘常用苟有對病之藥則必去
常用之藥而决意用之不决意用對病之藥而牽拘於
常用其病終不可已昔我孝宗皇帝初年三聘尚書王
恕于家虚吏部之缺以待之眞可謂能用人者也惟陛
下取法孝宗决意以用對病之藥隆之以異禮處之以
重任使臯陶稷契之臣悉布有位則吾君子之勢屹然
如山之重天下之大機在吾操持把握之中於以撥亂

而反之正特易易爾所謂清言路以定國是者臣惟陛
下即位首開言路謂給事中御史言路之官朝廷關失
軍民利病使之直言文武官員貪暴奸邪使之彈劾陛
下又言無不聽一朝諫臣發憤感激以効忠赤此萬世
一時也而臣獨不能無議者則以今之言官旣不能盡
職於前必不能盡職於後欲陛下逦行沙汰使言路一
清庶可以稗今日維新之治何者今之給事中御史即
前日之諫官也今所彈劾錢寧江彬張銳張忠輩即前
日之權姦也方其播弄威福勢不爲不横前後幾二十
年將不爲不久天下幾爲敗壞禍不爲不深未見有揚
一聲者今始歷數其罪攖猛虎於負嵎之秋衆皆奇之

搏縛虎於圈圚之内三尺童子皆知笑其無勇今日之言既不爲功前日之不言豈得無罪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居位之人不能言舉朝之人不居其位憤激而言之至其得禍坐視而不救亦何顏稱厥官居厥位哉且王守仁親夷大難厥功不細張永張忠平空掩而取之又妄獲平民以邀功于時紀功科道埋身緘舌不見其影今甄别功過以明公論不遇今日臣知功過終不甄别公論終不明也當言者不言不當言者則言鴟鴞不擲而搏鳳凰豺狼不問而問犬豕毁譽任情是非未眞無兄者至有盜嫂之謗未娶者或被撾婦翁之惡使清議化爲濁

議言路轉爲党門柳又可恨今者陛下廣開言路臣謂此輩先宜自劾前日之不職待旨意慰諭再三然後退與同官議論斟酌首發群姦未盡之惡次列利害所當興革者逐名條具以進少答聖天子求言之美意遂決求退以其位讓能者而不敢久妨賢路以自責罰如此猶可見其有是非羞惡之心庶可解天下後世之議不務出此反欲乘時要譽取功詔書一出嘵嘵爭先不顧前後不量緩急不問已行未行各逞己見紛紛重復由前不言不爲忠由後之言不爲勇不明進退之義不爲智自陛下即位以來臣見諸人論列類多無關大體又且自相矛盾臧否人物往往不得其實洗垢索瘢者有

之以愛憎爲毁譽者不無議論愈多愈覺煩瀆他人見之已厭觀使人主將何折衷而取信乎如以其所薦遺棄諸臣爲賢則諸臣德業聞望舉天下能言之不待彼也臣思彼時言路之官特立者以忠告去位有識者知不可爲亦先引去今所存者皆苟且富貴之人也陛下堯舜之君將與至治言路之官宜得如虞廷納言者充之今雖不追罪其前日不言顧諸人才具誠不足以當陛下之用今外議紛紛咸謂聖天子御極內自禁近外徹京堂俱從一新惟是言官未見清理但未有爲陛下言者今考察在邇臣願陛下勑吏部都察院將見在給事中御史通行查考凡在先朝不能盡職者俱照內外

官才力不及事例隨其輕重分爲等第量加去留更求
能者以充其位仍將臣黜以謝言官則言路清國是定
可以弼聖聰而享治道矣所謂急交修以圖實効者臣
惟天下之治常壞于名勝而實不足蓋天下無治之名
則以天下爲未治汲汲於自修尚有望治之日惟名勝
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天下卒無望治之日
矣臣觀今日之事有似于名勝而實不足何者聖上申
與一新化理當進君子矣而名望才德之士未盡布有
位當退小人矣而奸雄欺負之徒未盡空其黨曰去宿
弊而積年之弊未盡消曰行新政而維新之政未盡舉
曰出內帑以充國儲而國計未盡充曰寬租稅以蘇民

困而民力猶未裕此特其大者今將以爲亂也則不亂以爲治耶則未治然則今日亦徒有治之名而未有其實耳今中外臣民動色相賀咸謂太平之業在是而臣獨有憂者蓋恐日治不治而亂或生其間也何者正邪相勝之機間不容髮天下之治不進則退而已故今日之事在上下交相儆戒以修職業交修之實在于勇往直前怠緩者害之也在于果斷剛決孤疑者誤之也臣觀今日有似于怠緩而欠勇往孤疑而欠果決故舉事遷延正猶割藨不斷天下有轉亂爲治之機而未見轉亂爲治之效此民所以日夜憂危恐不足以致治而反生亂也惟陛下督率臣下交修職業凡所以進退人才

與詔旨所更革群臣建議舉行者猛勇果決期在必行毋入于讒言毋惑于浮論毋優游而不斷毋怠惰而因循務求目前可計之功而不徒爲紙上之空言則正邪治亂之機判天下之亂一轉而爲治矣所謂持久大以終盛美者昔唐太宗身致太平美矣貞觀之治漸不克終此立心之弗久也漢文帝始終恭儉賢矣然溺于黄老而不進于堯舜三代之道此立心之弗大也今陛下有更化善治之美或立心之弗久則前功盡棄人將惜之如唐太宗或立心之弗大則小康自足人將惜之如漢文帝聖心弗久臣雖未覩未免爲陛下憂之聖心弗大臣頗竊見一二請敢爲陛下勸之自古有志之君必

以堯舜三代自期待決不作漢唐事業必以祖宗爲法決不行後世因循之政我太祖高皇帝酌百王而立法眞可謂齊德堯舜匹休三王者也後世不無漸失其舊全賴中興之君整頓修復之今臣見明詔所更革者只是正德以後之事以前初未之及至于言者請革東廠諸事陛下又委之舊規謂之更化之初事須有漸可也若止于是則我太祖之法終無可復之日殆非陛下所以自期于遠大也且我太宗皇帝亦創業垂統之君豈有開亂政之端于後世臣恐左右懼失權者假此以欺陛下若果是舊規則祖宗之法固有萬世所當遵者亦有不可盡循者今于所當遵者有既失遂不肯後至于

不可盡循者乃欲守之而不變是豈善守祖宗之法者
哉且當其設此之時未必知後世之爲害至是後世知
其爲害則當速改之令一切委之舊規明知其爲害而
不改是豈祖宗意哉大抵近時舊規之說多是誤人使
人主不法三代者未必不緣此亦猶紹聖小人以紹述
而誤哲宗不可盡聽也臣願陛下乾乾不息恒久此心
勿以承平自肆勿以晩節或移又推而大之必爲堯舜
必法祖宗勿盡泥舊規以妨大事凡自宣德正統以來
隨時更置間有不利於國不便於民者俱照更革正德
年間事例盡與除去以復我太祖之舊則陛下之治將
與堯舜匹休與三代比隆令日之盛德美業爲能有以

紛之不至使人惜之如漢文帝唐太宗矣所謂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者臣惟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日親萬機自決章奏至我太宗文皇帝爲萬世慮始命儒臣入閣叅預機務今司禮監得預機務非我祖宗之制也昔晉侯以趙衰守原謀之寺人勃鞮唐柳宗元深議其非漢元帝以弘恭石顯主中書其臣蕭望之亦論其失今以機務之重委之奄寺之官後世以爲何如臣聞其端乃起于學士楊士奇以憂去位謀欲奪情恐權歸同列以所掌絲綸薄寄司禮監一去遂不可復反自後人主不自決章奏則事出本監內閣僉書承[illegible]自決章奏雖與大臣謀議本監亦得預[illegible]

其手故也夫内臣一預機務則天下事皆其掌握專權僭竊靡所不至由是王振曹吉祥劉瑾因之相繼謀逆縉紳被禍生靈荼毒京城流血宗社幾覆寧不可恨可怒可畏而可戒哉故宦者之禍起于典機務宦者典機務起于變亂舊章欲息其禍在息其機務欲息其機務在復祖宗之舊而已臣觀自古宦官禍人國者其始皆由人主輕變祖宗成法假之以權其後乃至自欲收之而不可得世亦未嘗不知之往往相尋于覆轍臣不知何說也漢亡於宦官唐可鑑矣而乃蹈其轍漢唐亡於宦官我朝可鑑矣何至蹈其危夫漢唐亡於宦官一失遂不可復悔我朝危於宦官則屢危屢犯而不悔是猶

人食烏喙幸其毒觧謂不殺人而玩食之也臣恐有時爲之悮耳今陛下誅斥宦官空其黨類我朝一百五十年宦官之氣始一沮一百五十年神人之憤始一伸但未知陛下曾有志息其機務否也若不息其機務則禍根猶存陛下雖能制之于今必不能制之于後譬猶織草惡木雖剪其枝葉然深根在地當其時至能禦其發生乎惟陛下真知烱見猛勇果決拔去其根反絲綸于內閣息其機務以收其權則宦官之禍無自而發矣昔我孝宗皇帝晚年深悔我朝假借宦者之失嘗與大臣劉健等謀議欲盡革之厥志未諧遂有後日之禍天下至今惜之有今日之事機而不乘此以拔禍根臣恐後

日之禍復將如前又使後人追惜於今也所謂寵內臣鎮守以厚邦本者臣惟我朝疆理天下分土于郡縣衛所而統之以三司歲有巡按以臨之重地又兼設大臣以鎮之小大相維亦足以為治矣後來始有內臣鎮守之事夫寺人之職宮庭是司疆場守禦非其所務以疆場之重委之宮庭執役之官豈我太祖太宗之法哉昔漢季以宦者封侯唐季以宦者監軍皆因事間見初非常設且為後世所譏我朝以宦者鎮守則與文武官並列因襲為常又漢唐所無者不知後世以為何如且內臣出鎮豈真欲藩衛保障以忠于社稷哉不過欲魚肉吾民耳臣聞一人求鎮必重賂于朝廷之權幸然後得

東塗西抹至以萬計隨地豐約以爲多寡如廣東必須
十五萬銀浙江則十萬福建亦不下八九萬此臣所
知也就鎭之後金幣寶玩之類隨地產以供歲例者復
無紀極至所以自飽其溪壑者又不知凡幾此何從得
之皆尅剝諸民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縱鷹犬魚肉
吾民伐邦本以自傷臣知陛下不忍爲也今雖使有司
爲之約束彼未必便斂手以受約束雖禁其不得奏帶
多人其禁終有時而弛與其處爲害而禁之而卒不可
禁孰若去之使不得爲害而不用吾慮哉臣伏讀詔書
見自正德以來額外添設各處守備非我列聖之舊者
悉皆取回臣敢因此以廣聖意請自宣德以來法外所

設谷處鎭守。非我祖宗之舊者皆可取囘信如是則生
民之患十去八九陛下邦本永固于磐石矣此亦我孝
宗皇帝末年之志而未遂者陛下行之是亦繼志述事
之大也臣於陛下不勝願望